





管子卷第十九

唐司空房玄齡注

地員第五十八 弟子職第五十九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也

禘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 施者大尺之名瀆也其長中尺

田悉徙 瀆田謂穿溝瀆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五種無不宜

其立后而手實 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 其木宜旣菴

與杜松 旣菴二木名也 其草宜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

按旣恐作玩出旣登煎汁

影宋臣字誤

陳真曰立猶樹也后与厚同手取也小雅實之初登毛傳手取也



言是土之  
民其語音  
於角聲

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

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五七三十五

而至於呼音中角

謂此地號呼之聲其音中角其水倉其民疆

赤墟歷疆肥

歷疎也疆堅也

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

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是土也命之曰

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

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

唐虛脆也

唯宜黍稷也宜縣

澤

常宜縣注而澤

行廢

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故為行廢及籬落也

地潤數

毀難以立邑置廢

其地遇潤則數頽毀故不可立邑置廢也

其草宜黍

稊與茅其木宜樵擾桑

樵木名擾柔又曰柔桑也

見是土也命

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

泉黃而糗流徙

謂水糗糶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

斥埴宜大

菽與麥其草宜蕒藿其木宜杞

杞木名也

見是土也命

之曰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

鹹水流徙黑埴宜稻麥

其草宜葦菰

葦菰草名也

其木

宜白棠見是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

音中徵其水黑而苦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

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

按此言所以  
聽土地之音  
非謂他音

管子

卷之九

七



登木以鳴音疾以清。凡將起五音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

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

音九也。又凡九也。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以成宮。素本

宮八十一數生黃鍾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

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不無有

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也。三

分百八而去一餘七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有三分去其乘。適

足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墳延者六施

餘六十四是角之數

六七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下皆此類。陝之芳。七施

七七四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

尺而至於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

延陵。十施。七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十七

尺而至於泉。蔓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

山。十三施。九十一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

九十八尺而至於泉。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

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

居。庚泥不可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赤壤

沙泥相續。故不可得泉也。



勢山十七施。百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  
 可得泉。青商神陞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  
 至於泉。其下駢石。不可得泉。言有石駢密徒山十  
 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  
 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  
 命之曰縣泉。其地不乾。其草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  
 木乃滿木鑿之二尺。乃至於泉。山之上。命曰復  
 呂。其草魚腸與猶。其木乃柳。鑿之三尺而至於泉。  
 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斬白昌。其木乃楊。鑿之

崔音追先於  
 草也一作進

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其草兢與薺。音薺其  
 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側。其草  
 蓄與萋。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十二一尺而至於  
 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或  
 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攀。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下。各有草土。葉下於攀。攀即鬱也莊周所  
謂鬱也西也。蔓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  
 下於蕒。蕒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  
 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各有  
 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常







亦類作類  
即也言大  
美也此節  
小麻條理  
有故如煉  
也考一本

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陰則生之楂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蒸欲有與各名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林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而蕤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隴而種也蓮與蘼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疔醒疥首疾也醒酒病也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瀉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

以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

襍英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不相著青杰

以落音及謂色青而細密其種大葦無細葦無拙

莖白秀五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墮在衍在丘在

山皆宜竹箭求求龜亦竹類也楸檀其山之淺有龍與

斥龍斥並古草名羣木安逐條長數大安和易逐競長數謂速長其桑

其松其杞其苴苴木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棟音棟羣藥

安生薑與桔梗小辛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臬臬猶顛也多

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蚩

...



及彼白昌。山藜葦芒。羣藥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

漉。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安逐。鳥獸安施。施謂

為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黑。其人輕直。省事

少食。言其性廉。省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是謂位土。位土

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土黑落。落地也。青休以肥。

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櫛葛。蝕莖黃秀。恚目。恚目。謂穀

實怒也。其葉若苑。苑。謂結蘊也。以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三土。謂五

粟五沃。五立。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如其二分餘放此。是謂隱

土。隱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土。

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

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蝕莖黃

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

以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

狀。捍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坼。其種

忍隱。忍。草名。忍。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

莖黑秀。其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

十分之二。凡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恣。

五恣之狀。廩焉如塹。塹。猶也。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

稷。蝕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也。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悉土之次曰五纒。音五

纒之狀。彊力剛堅。其種大邯鄲。草名。莖葉如

扶櫛。扶櫛亦草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

十分之三。纒土之次曰五塹。五塹之狀。芬焉若糠

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塹土之次曰五剽。五剽

之狀。華然如芬。以脈。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

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

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

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躡起也。其種大蕝。細蕝。蕝草名切小曰。白莖青秀。以

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沙土之次曰

五塉。五塉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言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

水旱。其種大膠杞。細膠杞。木名。黑莖黑秀。蓄殖果木。

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種十二物。

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華。草名。白

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土之

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秀。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



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鴈膳。草名  
黑實。朱跗黃實。跗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六。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婁不  
忍水旱。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  
土以十分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  
不脆。雖堅不同骨之脆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鵝馬夫。皆草名也  
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鳧土之次曰五  
桀。五桀之狀甚鹹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  
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

上三十物。其種十二物。凡土物九十。其種二十六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禮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有所容也所受

是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

恃力。驕而恃力則羝羊觸藩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

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法夙興夜寐。

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

則。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

事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

謂既盥而徹盥器也。沉拚正席。沉拚謂沉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

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謂變其容貌。受業之

紀。必由長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

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

誦則不然。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以爲綱紀。古之將與者。必

由此始。必先中和然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見後至者

起則當。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應且遂

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求雖不在必當

反。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至於

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饌。饌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坐

而饌。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

先菜羹。先菜後肉食之次也。羹載中別。載謂肉而細切。載在醬前。遠

近醬食之便也。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爲卒。既飯而食則卒

也。左酒右醬。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

二斗。三飯食必二斗。二毀斗也。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匕者所以載

鼎實故曰挾

影家放乃於子誤

禮也

禮也

禮也



七 周還而貳 貳謂再益也

也周還而貳 再益謂再益也

唯嗛之視 食盡曰兼

同嗛以齒 齒類也

也 謂齒類也

食者則以其所 盡之類而進

周則有始 柄尺不跪是謂貳紀

有豆

柄長尺則立而進之 此是再益之綱紀也

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

漱拚前歛祭 既食畢掃席前

先生有命弟子乃食

以齒相要坐必盡席 所謂食前

飯必捧擊羹不以手

當以 挾也

亦有據膝毋有隱肘 隱肘則

既食乃飽循

覆手 所以拭其不潔也

振衽掃席 謂振其底衽

以拂席之汚

已食者作摳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

客 賓客食畢亦自徹也

既徹并器乃還而立 并謂藏去也

凡拚之

道實水于盤 次用

攘臂袂及肘 恐濕其袂且

堂上

則播灑室中握手 堂上寬故播散而灑

執箕膺

楪厥中有帚 楪舌也既灑水將掃之

入戶而

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 謂倚箕於戶側也

凡拚

之紀必由奧始 西也

俯仰磬折拚毋有徹 徹動也

動也拚前而退 謂從前掃而却退也

聚於戶內 謂聚其所掃之穢壤於戶內

也坐板排之 板機時以手排之也

以葉適已 適已猶實帚于

箕先生若作乃與而辭 以拚未畢故

坐執而立 謂獨坐

執箕也

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協是稽 協合也稽考也謂合



舊禮東也古有東新燕以爲燭故謂之燭其未燃者則謂之坐之所也句曲也舊燭尺以新燭代之一橫二直其兩端相按之處說曲如炬然細絲也言稍寬且求使其甚固可一各容一蓋以通火氣又使已燒者居上未燒者居下則火易然也

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昏將舉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也櫛之遠近。乃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居更以燭承取火也法矩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開必令法也捧椀以爲緒。緒然燭燼也椀也。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櫛。遂出是去。先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常有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

影宋東子錄上三句或後人加耳

自此上宋缺鈔補

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言昭第六十七

禘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一

禘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禘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解一

三



管子卷第二十

形勢解第六十四

唐司空房玄齡注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



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

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



管子 卷第三  
義百官守其事。父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弼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共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辦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

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嘗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小大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賢有以行令也。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兩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

曰。壽夭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



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虐民死。冤暴之令。加於百姓。憎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管子 卷三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

不勝。守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

管子

卷三



管子 卷第三  
審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園曲直。皆中規矩鈎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讎。則民疎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



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乎。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之隄。奚有於高。

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隄。不以為深。故

曰大山之隄。奚有於深。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

為劇切

訾譽之

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譽之人。勿與任大。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



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眾。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故曰裁

大者。眾之所比也。

賢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理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上不厭學，故能成其聖。

餐

疾移切  
嫌食貌

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

以肥體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餐食則不肥。故曰：餐食者不肥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蠕上如由切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蠕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以蠕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隊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蠕飲焉。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

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



管子 卷之十  
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

無謂其要而不法也

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

者疑神。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

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

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

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

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

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

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

不子。

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

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

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人上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爲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

則憂之。有難則歿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爲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歿。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歿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歿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



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

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賢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賢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

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



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賢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

亡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賢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



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

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

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

下瓦必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

母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

造怨。

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眾不過萬人。然

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

之術也。桀紂譽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

甚眾。而身歿國亡。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

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

為天子。人猶不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

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墮地。故天予之時。地生之財。

亂主上逆天。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

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管子 卷二十一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亡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與人交。多詐僞。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不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

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賢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強



不能之罪也。故曰毋強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賢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強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

人。則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聖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管子 卷三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也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



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  
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  
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  
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  
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  
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  
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

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  
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  
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  
不行也。

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  
賊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  
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  
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  
大禁也。



管子卷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明法解第六十七  
 乘馬數第六十九  
 問乘馬第七十

管子卷第二十一

唐司空房玄齡注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明法解第六十七

乘馬數第六十九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  
 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



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  
圍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圍  
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  
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  
之事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  
不資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  
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  
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毆

衆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  
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人君唯無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  
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爲養生然則從欲  
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  
君無以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無聽私議自賢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  
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  
故曰私議自賢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按易謂易  
金玉貨財  
官爵也

人君唯無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下流。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

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毋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毆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爲請。然則請謁得於上。黨與成於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譽。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人君唯無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矣。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於左。秋殺於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



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疎遠  
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  
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  
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  
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  
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賢  
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賢風  
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  
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

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賢風雨矣。今人君之  
所尊安者。為其歲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  
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  
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  
理。虛氣平心。乃去忿喜。若倍法弃令而行。怒喜禍  
亂乃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  
賞。怒以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



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一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

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共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勲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賢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不教順則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



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旦暮利之。衆乃勝任。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質。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恕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

用力不可以苦。用財不可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阨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



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國無不聽。眾不欺。民無不順。事無不辦。言不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曰刃不與。令不與。器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眾者何也。親也。賢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

之用何也。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眾。非祿賞無以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足以畏眾。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眾。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何。明君不為六者變。更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斧鉞。不為六者益。損祿賞。



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革邪化。令往民移。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弃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

宋本放字誤

忠學亦四說上文君臣以下四也

按此傳作說衆在愛施

曰參於日月。四時之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曰伍於四時。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

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存乎任賢。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墮。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



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而兼照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好無惡然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

當作帶

不公議而名當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況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賢臣不得蔽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朋。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爲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

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管子 卷五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

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此者。亡主之道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竟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



主知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於民。疏遠隔閉而不得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聞。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朋黨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



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亾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爲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爲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意。明主不爲也。故明法曰。不爲惠於法之內。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



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竝進，箴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吳蚡曰：對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

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



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爲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饗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



偏。故姦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污之吏在庭，如此則羣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佼而不爲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

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佼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汚辱之人在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



管子 卷二十一  
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賢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

核同文

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佼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慝。是故忘主<sub>私</sub>佼以進其譽。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爲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爲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佼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



管子 卷五  
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

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爲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爲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



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於私人之門，不  
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  
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  
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  
者，期於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漁其民以富其家。  
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正其法，明其  
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

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  
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  
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  
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  
也。此之謂國無人。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  
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  
其位而不敢相譽。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  
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



宋平人字誤  
務相賢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  
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  
君也大臣務相賢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  
使之奉主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  
是故其所任官者太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  
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  
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科養所與佞而不以  
官爲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

祿養佞不以官爲事故官失職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  
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  
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  
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  
聽言而不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  
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  
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  
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亾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爲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爲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爲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爲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爲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



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景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

以求則得。此之謂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爲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二



按陽東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秋陽言也七十日陰凍釋故釋若百日則過時不礙矣是地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秋稷。百日不秋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眾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弃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

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於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伍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幣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眾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



公曰。爲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橫。一切什九。遠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乘馬數第六十九

稽據首見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



管子卷之五  
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洩。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筭也。今至於其亡筭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筭。又失諸夏秋之筭數也。民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

檀子

度焉。則民被刑。僂而不從於主上。此筭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筭相圓。此國筭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筭。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筭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

陳真曰。均地。均日。均也。均也。均也。均也。



高下。穀獨賤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賤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吏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

問乘馬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三

管子卷第二十一

終

管子卷第二十二

唐司空房玄齡注

事語第七十二

海王第七十二

國蓄第七十三

山國軌第七十四

山權數第七十五

山至數第七十六

事語第七十一

管子輕重四

桓公問管子曰。事之至數可聞乎。管子對曰。何謂至數。桓公曰。秦奢教我曰。惟蓋不修。衣服不衆。則



按此言上用之則下為之

女事不泰。俎豆之禮不致牲。諸侯太牢。大夫少牢。不若此則六畜不育。非高其臺榭。美其宮室。則羣材不散。此言何如。管子曰。非數也。桓公曰。何謂非數。管子對曰。此定壤之數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若曾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壤狹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芸。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徽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財。無以

志崇秦誤泰

按委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毀之。

勸下。泰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壤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

宋本肥字誤



管子卷第三  
士勝毆衆。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輿。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管子輕重五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爲國。

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

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

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

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

半。少半猶少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

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鹽十二兩七銖

一黍十分之一。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

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釐。爲釜。當米六斗四

升。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今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疆。而取之。疆升加一。疆釜百

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疆。升加一。疆釜百



宋本乃入之誤 脫重萬字

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釜之鹽十一百六十八斤為鍾當米

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

之國。人數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

禹筭之。商日二百萬。禹筭謂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

而立筭以計所稅之鹽。一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

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

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

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

一月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

三千萬。又變其籍錢三十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宋本為字脫

宋本脫小女三字

忘案例以鐵例鹽也

矣。以籍之數。而此其常籍。則今吾非籍之諸君。吾

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

一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

小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

官之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

官之利。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三

萬人。馬故能有二國之籍者六千使君施令曰。吾

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置號。今夫給之鹽筭。則百

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鐵官之數曰。一

女必有一鍼。一刃。若其事立。若猶耕者必有一耒

一耜。一鈹。若其事立。大鈹謂之鈹。羊昭反。行服連。輦名所以



挽羊昭輶居玉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

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

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分

籍得三十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也力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疆而取之耜鐵之

重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耜鐵之重每十分加

則一農之籍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器彌重然

則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

海不正乎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

宋本集乃誰之誤

宋本集乃誰之誤

雖無海而假名有海則彼國有鹽而備鹽於吾國糴於吾國為

耳亦雖無山而假名有山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今彼國為

吾又加五錢而取之所以來之也既得彼鹽我未

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以重

加五錢之類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

宋本集乃誰之誤



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歿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由之，故不可使知之。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也。租籍者，在工商，曰租籍，所以彊其反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計也。請求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

也。

利出於一孔者

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

其國無敵。出二

孔者其兵不誦。

誦與屈同，屈窮也。

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

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

養利

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

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

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

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



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之功。以取愚者有不贖本之事。賈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鋤鋤等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

量委

委積也

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

有所藏也。

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若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

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也。

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

錢幣無補於飢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無。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

人有若

于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

有所并藏也。

民事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

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不給。以致匱乏。然則人君非能散積

聚鈞羨也。

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

本趣耕。

本謂務農。趣讀為促。

而自為鑄幣而無已。乃今使民

本也乃地之誤



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言人君若不能權其利，限極而與人，徒使豪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惡音烏。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繼，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

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橫古莫反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糶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糶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鍾鑲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



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

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

繒帛方夏農人闕乏亦賦與之約取其穀實也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

利也。人之所乏君悉與之則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

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

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食為人天

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故

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

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

成。小曰室大曰廡音武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謂

是使人不以田畝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

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也以正戶籍謂之養真。

離謂大賈畜家也正數之戶既避其籍則五者不

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

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

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

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

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

管子 卷之五 輕重



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歲每石稅十錢凶歲稅二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收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稽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也委所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歛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美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

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太半何謂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減彈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乘

管子  
卷之三



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  
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  
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  
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  
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  
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  
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玉起於禺<sub>音虞</sub>氏。金起  
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  
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

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  
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  
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  
天下也。

今人君籍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  
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  
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  
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於萬民。而籍於  
號令也。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  
 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  
 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  
 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  
 曰。某縣之人若干。田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  
 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曰。某鄉女勝事  
 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橫古莫之

宋本具字誤

管子

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  
 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  
 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汎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  
 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  
 不籍於人畝。十畝設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  
 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桓公曰。軌  
 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  
 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



萌民也  
橫音是

千。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閒田。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織帛。苟合于國奉

一本作上目  
斷律

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以穀准幣。環穀而應。筴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在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



隆本作除

橫出萬物隆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之訓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

宋本脫民字

移模同

曰。泰春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者。君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未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已廩之矣。泰春功布日。春縑衣。夏單衣。捍寵纍箕。勝籬屑糶。若干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屑糶。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上。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歛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

管子

卷之三

七



下家一本  
作普

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筴。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布黃金九千。以幣貲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崢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瑣之牛馬滿齊衍。請毆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毆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擴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一家散其粟。反准牛

馬歸於上。

管子曰。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楂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上。為棺槨之奉。柴楂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



棺槨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  
繇。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  
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  
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爲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  
於國。民之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爲權。

管子延至

地以財爲權。人以力爲權。君以令爲權。失天之權  
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爲失天之權。則人地之  
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糧賣  
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  
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故天  
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  
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  
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崇  
凶旱水洸。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



管子有誤

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山之陽。精千見。緬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顧之。立黔。落力。重與天下調。彼重則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筴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

子對曰。大豐則藏分。阨亦藏分。桓公曰。阨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對曰。隘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阨守豐。阨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筴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於數。筴豐則三權皆在君。此之謂國權。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二十。粟賈



管子 卷三  
百。其在流筭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筭也。然則百乘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筭。桓公曰善。今欲爲大國。大國欲爲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筭之大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有。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而守事已成。物一也。而十是九爲用。徐

疾之數。輕重之筭也。一可以爲十。十可以爲百。引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則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筭十分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衆寡。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輕而守之以筭。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月之終復。此長有天下之道。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果使蕃衰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回歲且阨。曰某穀不登。曰某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燒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

宋本曰乃日之誤

之事無所與。此國策之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因楨而奢。然後置四限高下。令之徐疾。馭屏萬物。守之以策。有五官技。桓公曰。何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妄之數也。六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閑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無失策。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爲末教。詩記人無



志案當作棟說文柄棟皆从木

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謂

君棟筆永反說反與柄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固奈何。曰。能皆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禁繆。管子

對曰。度法者。量人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患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寶。桓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掘穿也。求物反穿地。至泉曰闕。求月反。



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桓公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

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

令過之乎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也。平盤者大盤也。君請起十

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龜之家

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類於

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託舍於若

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

金。勞賜也。無貲也。無貲無價也。而藏諸

泰臺。泰臺高也。一日而釁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

為寶號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

富人所謂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首闕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

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

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以假子之邑粟

即家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

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

歸。革築室賦籍藏龜。革更也。賦敷也。還四年伐孤

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

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

管子 卷之三



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爲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此之謂乘時。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言多不可解

管子卷之九  
曰傳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器不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俸賤無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俸賤。梁聚之言非也。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半祿而歿。君農夫夜寢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爲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使。不



管子  
卷三  
三  
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  
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教我謂之。請士曰。何不  
官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  
智。謀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爲國乎。  
管子對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  
士簡賞。萬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  
穀十藏於上。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  
勇士輕其死。請士所謂妄言也。不通於輕重。謂之

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八有天下。諸侯賓服。石  
穀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  
壤而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  
也。秦之明山之曾青一筴也。此謂以寡爲多。以狹  
爲廣。軌出之屬也。桓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  
屬也。今國穀重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爲  
吾運穀而斂財。穀之重一也。今九爲餘。穀重而萬  
物輕。若此則國財九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



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亡。故天子失其權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

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

縣之壤廣若干。其縣之壤狹若干。

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多少

其數君素皆知之

則必積委幣。

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

萬鍾之藏藏纒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纒百萬

於是縣州里受公錢。

公錢即積委之幣

春秋國穀去參之一。

去滅也丘呂反

君下令謂

郡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

於上者。

一其穀價以收藏之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

言先時幣

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糶也。則魏李悝行平糶之法。上熟糶三捨一中熟糶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

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



穀以市橫。古莫反。民皆受上穀以治田土。春秋田穀

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

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賤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

此令本意。收其穀入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

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賤。與穀也。時之化舉。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之輕重。無不以

術權。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

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

獨委之。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

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

宋本改字誤

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

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却。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

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

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

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

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

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

無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



管子  
卷之三  
一鄉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  
桓公曰。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  
有一縣。中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  
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爲無與。不以  
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  
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藏於篋。桓公曰。  
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  
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  
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貨藏於民。歲豐

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  
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  
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  
則國穀之一分在下。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  
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  
筴而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  
穀。三在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  
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  
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



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散振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特我命者時  
故我世百有  
乃也力也  
去也故我知  
言之天子  
去也故我知  
其所以散之  
大夫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晉而散。大夫准此而行。此如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及市庸。此非便國之道也。

而行為何

民不得以織為繆。綃而狸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祏。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於其間。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廢起。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同紀也

宋本管子



管子卷之三  
此王者之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  
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  
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  
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  
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為一國陸地之數。謂  
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  
馬者臣猶實也。篋者以幣為篋而洩重射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  
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

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筭也。

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

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為

鄉二千五百家為黨。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責讀

為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筭出於穀軌

國之筭貨幣乘馬者也。貨價也。言應合受公家之

君上權之。其幣在下。故穀倍重。其有皮革之類。堪

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

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器用

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

宋本用字誤為字在下  
宋本為家乃家為之誤  
不在別字上也

管子卷之三

管子卷之三



富悉由號令然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  
可易為理也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  
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  
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  
問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  
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筴  
哉桓公曰何謂通國筴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  
贅直事若其事唐圍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殂者

去其都秩與其縣秩大夫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  
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  
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日此出諸禮義籍於無  
用之地因捫牢筴也謂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  
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  
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  
常藏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  
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



管子卷第三  
傷。水洩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等。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之朝夕調而已。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必其所君。

守大奉一。謂之國簿。

管子卷第二十二



管子卷第二十三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地數第七十七 揆度第七十八

國准第七十九 輕重第八十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

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

千里出銅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

御覽卷六出銅出鐵句無下山字凡  
工百餘字句上者凡天下名山五千三  
百七十餘字今本脫



管子  
卷之三  
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爲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爲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

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



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鈇者。其下有銀。一曰。山上有鈇者。其下有鈇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鈇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爲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

御覽卷之九 鈇作黃 銅金 句下有上有 綠石者下有鈇錫九字

宋本玉字

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澗。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令疾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



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費糴之數。武王既勝殷。使糴賢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周縣也。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欲人憚。役而競收粟也。重丈恭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鼓十二斛也。民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于外反。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

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

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薪。煮泝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



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  
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牆。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  
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  
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  
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圉之本。其  
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  
下不減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  
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

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賚。則稅於天下。然則善民  
常爲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  
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  
財利稅於天下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  
齊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  
本者。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令有  
徐疾。物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爲我用。善者用  
非有。使非人。



揆度第七十八

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祕鋒芒不以示人行機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大澤也。一說水草兼處曰沛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

宋本火字不字誤

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各玉之所出南賚江漢之珠。其

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讎

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桓公曰。何謂

也。管子對曰。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子開若衛公子開

方魯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卿大夫豹飾。

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幘。列大夫中大夫也。襟謂之幘。音昌。詹反

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

之人。刺其猛獸。刺音七。亦反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

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

宋本皆字誤

武遊虎字誤

宋本猛字誤



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筴陽也。壤筴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亾其國。大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

至機也。謂之國機。

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豐其豐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豐其豐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剗剗以為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拆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



管子卷之三  
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弃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爲雝厭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

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更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涂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貨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賢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相守。則



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省有肆。則市朝閒。市朝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故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爲至矣。動左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策也。鹽鐵。二十國之策也。錫金。二十國之策也。五官之數。不籍

於民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若四時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臧<sup>藏</sup>羨。以備賞。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無爲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



管子  
卷五  
九  
可壹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減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歿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礪磬，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



也。禺氏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藁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徐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

宋本曰子誤

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



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葬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

上用不苦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宮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遊不作。老者譙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飢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飢寒凍餓。必起於糞土。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



賣其子三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姦涂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慚民也。輕重不調。無糧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亾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慚一作漸音  
衫世之也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獸眾。

宋本之字誤



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空。

一本施作  
池上有穀字  
五穀下又有  
之所生也

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減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



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諫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竅。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久而不葬者。

予之長度。飢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柎。以觀凍溺。弛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



湯以至仁代  
暴何必為此  
是戰國陰謀  
之說非管子  
語也

使湯得為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

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

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桓公欲賞外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

宋本脫權戰二字

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桓公欲賞外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

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歿扶傷。如孤荼首之

孫。仰傳戟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

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

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

則物輕。故遷封倉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

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土室。朝功臣

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

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

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

宋本之字衍

宋本脫字誤

管子卷之三



券契之齒。金錕之數。不得爲侈。奔焉困窮之民。聞而糴之。釜錕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孤寡。牧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爲顏行。不偷而爲用。與歿扶傷歿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歿。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資市之。皮幹筋用。非爲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枉。

柴池。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枉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百里。今高枉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歿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枉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



損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桓公曰：弓弩多匡軼者，苦禮切者，而重藉於民，奉繕也。而使弓弩多匡軼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鵠鷖之舍近，鷓鴣鴝音保之通遠，鷓鴣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弔，弓弩無匡軼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鷓鴣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蒞澤之民間之，越平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鴣雞鴝，彼十鈞之弩不得翬撒，不能自正，故三月

解弔而弓弩無匡軼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欲藉於萬民，管子對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固大也。王



者乘勢。聖人乘幼。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更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屬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秋歛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殽。若此。則澤魚之正。伯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祈祥。推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彊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

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薈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薈。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備而行火曰光照堂下。管子入賀。

桓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



也管子對曰萬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  
今北澤燒莫之績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一束十他則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此  
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履  
縷之阡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  
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輪千鍾之家不得為  
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闡有  
以相給資則北郭之阡有所讎其手搔之功唐園

之利故有十倍之利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  
言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  
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  
有黃金中齊有蓄石也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  
天下倪而是耳使夷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  
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  
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請君伐菹薪草枯曰菹  
之所也故曰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采居反煮  
沸火為鹽正音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



宋本家字誤

宋本姑字誤

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牆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庸功而煮鹽。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也。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為權術。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食，圉與與禦同。用鹽獨甚。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

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

管子

卷三

七



馮魯曰君以  
遊財給民之  
亦垂者口食  
同世之用至  
垂孰則去分  
結以信也

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  
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  
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  
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  
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藉之。因以給之。私愛  
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  
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耕  
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箇曲之彊。若此。則絀絲之  
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

曰遊財也

一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  
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  
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  
以立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  
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  
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  
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  
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



管子  
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母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

管子曰。今爲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

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間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爲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彊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而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



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爲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審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爲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

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策者，能爲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策者，不能爲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行，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



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  
千。粟賈釜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  
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  
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  
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  
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  
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  
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  
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

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用也。用也。言  
勇於取戰死  
而不顧者為  
有重祿而口  
滿食有重賞  
而手滿錢動  
於利也。

管子曰。渾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筴桐  
鼓從之。輿歿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  
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於  
朝。爵祿不隨。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予之賞不隨。  
士不歿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  
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  
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  
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



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

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

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毳他卧切服而

以為幣乎。禺氏不朝。請以白壁為幣乎。崑崙之虛

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

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

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

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挾而

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壁也。然後八千里之禺

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辟千金者。璆琳琅玕也。然

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物無主。事

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輕重篇微瑣  
之極是市人  
所不屑為者  
謬妄其矣

管子卷第二十四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丙第八十二

輕重丁第八十三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己第八十五

輕重庚第八十六

輕重乙第八十一

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  
桓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



管子 卷十四  
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曾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

疑有關之誤

此意亦也

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爲君憂。夫海出涉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涉水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栝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



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上下之用。而天下足矣。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鈹一鎌一鋤一椎一錘。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

鋸一釭一鑽一鑿一鉢奇休切一軻然後成為車

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時摘切然後為女

請以今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為上虜矣。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塆諸侯畝鍾之國



也。積。

側革切。

山諸侯之國也。河塆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塆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斂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鎡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鎡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

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亾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亾。待五



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爲天下虜。是以其國亾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爲存。故善爲國者。天下下我高。天

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



野期軍士。桓公乃卽壇而立。甯戚鮑叔隰朋易牙  
賓胥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枹而揖軍士曰。誰能  
陷陳破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劔而  
前。問曰。幾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  
衆。臣能陷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  
得卒長者。賜之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  
曰。千人之長。千人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  
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  
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

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  
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管子對曰。君勿患。  
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親。家爲德於其  
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意矣。吾舉兵  
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金之利也。  
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誡大將曰。百人之長。必爲  
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親戚  
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妻  
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管子 卷之五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  
於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  
相望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  
地而虜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  
并其地禽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  
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  
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  
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

防之戰賂足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  
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塚壘  
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  
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  
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  
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  
秩於諸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  
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爲之有道乎管  
子對曰唯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



子對曰。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屯戍也。發師置屯。人有粟者則不行。

十鍾之家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

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丘論反。

救力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

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

焉。挹猶謂。直猶當也。謂

數。減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

債。則積藏困窮之粟皆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

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

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

昨。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壞壘之壤。無不發

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

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

辟之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乎。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

有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

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



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

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



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右石壁詳  
右壁詳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

乎。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

三重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

刻石而為壁。刻石刻其留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曰瑗。壁之數

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

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

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不以彤弓石壁。不以彤弓

管子

卷之四

七



管子 卷十四  
石壁者。形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蓋不可獨言。石壁兼以形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帛輸齊。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

守之。夫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菁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



家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

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沛爲鹽。梁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



管子 卷之五  
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于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爲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鑿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什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衣而問曰。寡人多務。今衡籍吾國。聞子之段貸吾貧。孰

使有以終其上令。寡人有鑿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爲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俾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



此宋可解

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昔萊人善染練。苾之於萊。純錙。緇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篡苾空周。且歛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萊失其基。此而反準於馬也。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庸用也。謂

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

對曰。今齊西之粟。釜五鍾百泉。則鑿二十也。斗二

合曰。鑿烏侯。反泉錢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鑿二錢也。請以

令籍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

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

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

衣。無本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

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

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爲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不盡也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谿谷報土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夏惟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爲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爲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爲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彗星。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



管子  
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鵝鶩含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

糝作糝

弟。皆寒而不得衣。飢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民多稱貸負子息

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此

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成事失其本業今欲取之何以通於此也管子對曰。



惟繆數為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桓公曰諾。令左右

州曰。表稱貸之家。旌表也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亦

以賈州通之師執折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

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賈石壁而與仍存問之

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

也。使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

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

耜。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

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

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發書之債皆消除之不用

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貲。故國中大

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

之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

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



管子  
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西之汁肥。流水則蟲蛇  
巨雄。翯燕小鳥。皆歸之。宜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  
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央畢而委舍。其守  
列。投蟲蛇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丸。游水上。彈  
翯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賢買。四郊之民。賣  
何為下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屨穿。寡人欲使  
帛布絲纊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  
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  
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  
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  
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  
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  
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賢。桓  
公曰善。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



百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

也。壁石壁也。聘問也。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聞

之。舍其作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

公問管子曰。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

君式壁而聘之。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

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

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泝一本作池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歛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

幾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

其於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泝龍夏其於

齊國四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帶齊地者五分之

一。非穀之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

然起曰。然則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

以辭。可以為國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

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



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爲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具

二疑當作去

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有二十齊之故。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時之輔。善爲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徐疾。一可以爲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爲有乎。貧可以爲富乎。管子對曰。

一本二十作世



刑祥形是

物之生未有刑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而一則無賞。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蹉。終身無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睚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曾數。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



十畜。鞮十七。湛。疏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愆。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自野園。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穀也。逢螿螿也。齒之有唇

也。逢螿古蜂字。螿音尸。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

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徒奚反。繒之厚者謂之綈。公

服綈。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

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

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

欲魯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

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

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于本作字

管子



教其民為綈。十二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

中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緇而踵相隨。綈緇

謂連續也。綈息。列反。緇丘喬反。車轂鬻騎。連伍而行。鬻鬻也。士角

往來相鬻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綈利耳。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

何？管子對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

通使。公曰：諾。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

餓餒相及。相及猶相繼也。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謂急速之

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

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千錢。齊糴十錢。穀斗十錢。二

十四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

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飢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

無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牆垣壞而不築，為之奈

何？管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

伯沐浴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闕其年民

被白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上。室屋漏者

得居，牆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

宋本而字誤

管子

卷之三

七



以其不埶也。衆鳥居其上，丁壯者胡丸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拊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惰。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涂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爲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

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卽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卽令隰朋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周，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卽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賈買其鹿，桓公卽爲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此策最詳修  
不可欺三尺  
童子輕重篇  
中說多類此  
其為屬書無  
疑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  
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  
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  
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  
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  
賈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  
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  
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  
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

一木亦有  
內字

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朋教  
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  
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  
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  
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  
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芊之南。楚人降齊者  
十分之四。二年而楚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  
出狐白之皮。公其賈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



變。六月而壹見。公賢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賈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

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賢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賈。齊



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卽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卽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卽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卽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纓青。搢玉總帶玉監。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教民樵室鑽鑿。墮竈泄井。所以壽民也。耜耒



經之姚切鍾也。鉤薛理切。繩音魂。練也。

耨。懷。鉛。鉛。又。搆。權。渠。繩。練。所以御春夏之事也。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以冬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冬至。天子東出其國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

宋本巧字誤

藝者。謂之賊人。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樹而主使之。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大衍。滅三大。而國有害也。天子之夏禁也。以春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於太宗。其盛以來。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

御覽卷三引祀作祈。以麥。上句。盛。不。盛。也。四。小。注。

管子

卷之四

管子



也。同族者人殊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也。

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祖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小功者小祖。無功者無祖。無功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祖者。所以功祭也。非所以戚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賢賤而賞有功也。

一本作沃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

天子祀於太心。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纓白。搢玉總帶。錫監吹埴。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月。犧牲以彘。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者。王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纓黑而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



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天子北出九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纒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發繇。趣山人斷伐具械器。趣菹人薪藿葦。足蓄積。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謂之大通。三月之蓄。凡在趣耕而不耕。民以不令不耕之害也。宜芸而不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不芸之害也。宜穫而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士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宜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宜歿者生。宜蟄者鳴。不藏之害。

也。張耜當弩。鈹耨當劔戟。獲渠當芻。鞞蓑等當採。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輕重庚第八十六 下

管子卷第二十四

瞿源蔡潛道宅板行

紹興壬申孟春朔題









書